

【特稿引言】

不能「說」的祕密

——談「說」演化過程的可能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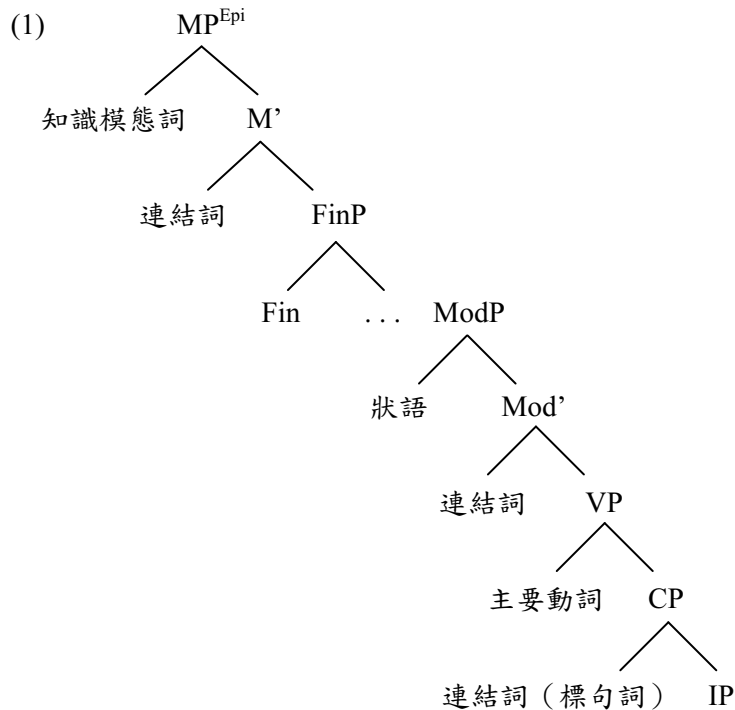
魏廷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

蔡維天教授特刊論文〈不是說「說」而已——談語法化中的句法驅動機制〉，以句法理論中的製圖理論 (Cartographic Approach) 為架構，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剖析漢語言說動詞「說」的語法化現象，除了指出一般演化路徑的「由低而高」及「由實而虛」之外，還指出有些語言也會發生的「由高而低」抑或「由主而從」，因其違反語法化的一般原則，其驅動原因乃是藉由一種特殊的「近水樓臺先得月」機制，將「說」由主句併入從句，並根據其虛化後的結構性功能為狀語或補語，分別重新分析為狀語標記或是補語標記。再者，從汶水泰雅語、賽考利克泰雅語、鄒語、南排灣語等臺灣南島語言的現象，及臺灣閩南語和四縣客語的佐證，蔡教授指出了言說動詞演化的兩個主要方向：一為蛻變成句子高層狀語的一部分，成為一種詞匯化的結構，表達說話者的語氣和態度；另一條途徑則是併入從句的左緣結構 (left periphery)，產生引語、標句、示證、虛擬、讓步、話題、列舉等功能。在最後階段，還可能語意淡化到極致而成為連結詞，產生自由脫落的現象。蔡教授透過製圖理論，繪製出 (1) 的地形圖 (參見蔡維天 2010；Tsai 2015；Tsai & Wu 2012 等)。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tingchiwei@nkn.edu.tw



蔡教授特刊論文明確且有條理地指出漢語言說動詞「說」的演化路徑，整合「說」演化的可能面向，藉由自然語料堆疊出的結論，可信度高，且為後續研究開啟了無限想像的空間。本引言著眼於引導讀者理解「說」多元演化過程中的可能限制，最終目的不是批判，而在接續「說」開枝散葉過程所面臨的潛在阻礙，提出三個後續研究之觀點。

二、言說動詞「說」演化的限制及其語法效應

雖然「說」的演化百花齊放，但還是有某些語法範疇難以滲透。本引言引述蔡教授特稿的自然語料及個人測試之語言事實，針對三點加以闡述：一、觀察「說」接續副詞的演化限制；二、陳述「說」接續動詞的演化限制；三、對於「說」之「自由脫落」的限制，我們認為有其演化程度或性質上的啟示。

(一)「說」接續副詞的演化限制

特稿已揭示「說」語法化的兩大方向，一為經詞匯化變成高層狀語；二為併入從句的左緣結構，轉化出引語、標句、示證、虛擬、讓步、話題、列舉等功能。然而我們發現，「說」在句法結構中無法毫無限制地充當修飾詞組的中心語或所謂的連結詞。以下逐項檢視各限制。

1. 時間副詞後，不可加連結詞「說」。

- (2) a. 張三一直 (*說) 打嗝。
 b. 張三剛剛 (*說) 到高雄。
 c. 張三正在 (*說) 打球。
 d. 張三將要 (*說) 出一本新書。
 e. 張三馬上 / 立刻 (*說) 去念書。

2. 頻率副詞後，不可加連結詞「說」。

- (3) a. 張三常常 (*說) 來高雄。
 b. 張三不常 (*說) 來高雄。
 c. 張三偶爾 (*說) 來高雄。
 d. 張三每天 / 天天 (*說) 來高雄。

3. 情狀副詞後，不可加連結詞「說」。

- (4) a. 張三慢條斯理地 (*說) 整理自己的房間。
 b. 張三很認真地 (*說) 念英文。

4. 程度副詞之後，依然抗拒「說」的依附。

- (5) a. 張三非常 / 格外 / 十分 / 相當 (*說) 喜歡我。
 b. 張三多麼 / 越發 (*說) 看重我的看法。

5. 當狀語為表時間或處所的介詞組，後接「說」的接受度並不一致，時間狀

語稍優於處所狀語。

- (6) a. 張三在圖書館 (*說) 念書。
 b. 張三一起床 (?說) 就開始念書。
 c. 張三一大早 (?說) 起床念書。
6. 根據 (7a-b) (即蔡教授特稿 (10-11))，量化副詞「全部」及焦點副詞「就」之後，可以接連結詞「說」；經測試，其他表量化或焦點的副詞，後接連結詞「說」的接受度也頗高，如 (8) 所示，顯示這類副詞與「說」的結合及滲透較契合。
- (7) a. 這個蟹黃蟹膏也沒有 [ModP 全部 [Mod' 說 [沾在這麵上]]]。
 b. 我希望呢 [ModP 就 [Mod' 說 [跟藏友好好鑑賞寶物]]]。
- (8) a. 衣服總共／一共／統統 (說) 花了一百元。
 b. 衣服僅僅／單單 (說) 花了一百元。
7. 表示語氣與態度的副詞與「說」連結的接受度並不一致：有些較契合，有些則接受度較差。評注副詞與「說」的連結契合度高，顯示左緣高層的功能投射虛化，演化較成熟，除了 (9) 的「竟然」、「幸虧」、「難道」、「居然」、「偏偏」外，「簡直」、「多虧」、「好在」、「幾乎」、「果真」、「果然」等都有類似的用法。即便如此，還是有一些例外，如 (10)。
- (9) a. 竟然／幸虧 (說) 他趕上了末班車。
 b. 難道 (說) 他趕上了末班車嗎？
 c. 居然 (說) 他趕上了末班車。
 d. 偏偏 (說) 他趕上了末班車。
- (10) a. 究竟 (*說) 這個研討會辦不辦？
 b. 這個研討會究竟 (*說) 辦不辦？
 c. 到底 (*說) 這個研討會辦不辦？
 d. 這個研討會到底 (*說) 辦不辦？

從以上整理，可看出「說」的演化路徑，在狀語化的過程中，越過了大部分的副詞性狀語，只在量化副詞、焦點副詞及部分語氣與態度副詞的詞組投射停留，直接詞匯化成高層狀語或併入從句的左緣結構。這種具選擇性的演化應有其語法意涵。¹

(二)「說」接續動詞的演化限制

特稿中列舉許多及物動詞，如「看過」、「發現」、「凸顯」、「預料」、「懷疑」等，其後面的「說」展現出「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現象，具有典型的標句功能；並點出具標句功能的「說」，其接續成分為含命題或事件詞組，而非個體的特性，其中包含限定 (*finite*) 及非限定 (*non-finite*) 從句。自然語料的豐富例句證實此標記命題或事件補語功能之多產性及多樣性，然我們發現仍有某些動詞無法後接標句詞「說」。

首先，能願性模態動詞，如表能力或允許的「可以」與「能夠」、表意願的「願意」，及義務性模態動詞如「應該」、「必須」、「得」等，其後面成分為一個事件，符合「說」標句功能之條件，但是事實上卻禁止後接「說」執行標句或連結功能，如 (11)，與知識性模態以及示證性模態動詞允許後接「說」的表現截然不同。

- (11) a. 張三可以／能夠 (*說) [處理這件事]。
 b. 張三願意 (*說) [處理這件事]。
 c. 公民都應該／必須／得 (*說) [繳稅]。

再者，我們找到許多動詞，例如 (12a-d) 的「拒絕」、「成功」、「嘗試」、「開始／停止」，其後面所接的補語為非限定從句，表事件。這些結構的補語以非限定 *vP* 為主，一律不可出現主語，其結構或許未臻 *CP* 的層次。(12e)「說服／勸阻／勸止／勸戒／強迫」等賓語控制動詞，無法後接標句的「說」，相較於特稿中的主語控制動詞如「打算」和「想」可後接「說」，存在有趣的句法差異。

¹ Wei (2018: 280-281) 討論「XP-呢」的 XP 範疇分布時，就注意到副詞 XP 與「呢」結合的不合法，並歸因於 XP 的主題或話題性質。我們不確定前述「XP-說」的不合法因素是否與此有關。此外，此現象亦呈現某種程度的方言差異，例如臺灣閩南語的「講」似乎比漢語的「說」更能接續副詞，顯示語法化程度更深。

- (12) a. 他拒絕 (*說) [整理他自己的房間]。
 b. 李四成功 (*說) [找到結婚對象]。
 c. 李四嘗試 (*說) [吃光整鍋飯]。
 d. 張三開始/停止 (*說) [學英文]。
 e. 張三無法說服/勸阻/勸止/勸戒/強迫 (*說) 他的爸爸 (*說) [戒菸]。

另外，經虛化而來的動詞如「被」和「把」，後面雖然接補語從句 (Huang et al. 2009: 112-152, 153-196)，但後接「說」的接受度差，如 (13a-b) 所示。結構簡化的small clause 之前的動詞，也無法後接「說」，如 (13c) 所示。

- (13) a. 張三被 (*說) [李四騙了]。
 b. 張三把 (*說) [李四打得遍體鱗傷]。
 c. 張三當/叫 (*說) [李四老師]。

以上例句說明，具有標句功能的「說」似乎偏好較完整且含主語的命題或事件；補語若為單純的非限定 *vP* 或從句，就因缺「近水樓臺」而難以「先得月」，無法執行「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標句機制。此外，已相當虛化的被動及處置式動詞，也不足以驅動「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句法機制。

(三) 「說」消音的意涵

「說」之「自由脫落」或「可有可無」的現象顯示其虛化連結功能已發展到極致，其出現與否對句法、語意已無實質影響；從認可 (*licensing*) 的角度看來，其弱化的特性與實詞的句法認可功能相去甚遠。經觀察，有種另類對比似乎存在於「說」的左緣高層詞匯化狀語與修飾主句的從句左緣結構之間。

仔細推敲可以看出，幾乎所有量化副詞、焦點副詞、評注副詞、及物動詞、知識性模態動詞、示證性模態動詞等，其後的「說」虛化成連結詞時，都可以省略，且無損語意。(14-15) 的全稱讓步句和非典疑問詞的從句左緣結構即使省略了「說」，語意似乎也不受影響。

- (14) [_{CP} (說) [什麼]] 他都不願意。

(15) [CP (說) [什麼天長地久]]，[CP (說) [什麼海枯石爛]]……。

然而有些例子，省略從句左緣結構「說」之後，語意會產生變化或造成不合法。例如習語「說……，就……」，省略「說」將產生不同語意，如 (16) 所示。

- (16) a. [CP 說 [走]]，就走。(一旦說了要走，就馬上會走，絕不食言。)
b. 走，就走。(有什麼了不起?)

有趣的是，雖然位置相近，但條件句中做為從句左緣結構標句詞的「說」有兩種類型：(17) 的「要說」已固化成詞，「說」不可省略，而 (18) 的「說」則發展為可省略的。

- (17) [CP 要* (說) [他沒膽量]]，這也不見得。
(18) [CP 假設 (說) [這是你的孩子]]，你還下得了手嗎?!

再者，未然或是虛擬語氣的從句左緣「說」不可省略，此為虛擬情態從句標記(方梅 2006: 116)，被認定為「說」語法化的最終型態；即便如此，似乎還沒虛化到「可有可無」的極致程度。我們推測「說」因必須擔負虛擬語氣，不可隨意脫落，如 (19) 所示。

(19) [CP * (說) [你笨]]，你還真笨。

狀語化的另一方向，是整個從句動詞組進行狀語化並詞匯化，固化為主句左緣結構。此種「說」類似條件句的「要說」，全部的「說」都不可消失。此時的「說」因位置不定，已非連結詞，如 (20) 所示。

- (20) a. [ModP [老實* (說)]]，我沒辦法接受這樣的人。
b. [ModP [* (說) 白點兒]]，他就是個自戀狂。

三、結語

蔡維天教授特刊論文從句法驅動機制，整合「說」演化的可能面向。本引言從三方面提出「說」演化的限制：一、「說」在副詞後的分布有侷限，出現真空帶；二、「說」在動詞後的分布有侷限，顯示 vP 補語結構與「說」的標句用法不相容；三、「說」之詞匯化、習語傾向以及虛擬語氣不允許「自由脫落」，反而連結詞之演化顯示虛化極致之「可有可無」。

（責任校對：吳克毅）

引用書目

- 方 梅 Fang Mei, 〈北京話裡“說”的語法化——從言說動詞到從句標記〉“Beijinghua li ‘shuo’ de yufahua: cong yanshuo dongci dao congju biaoji”, 收入全國漢語方言學會《中國方言學報》編委會 Quanguo Hanyu fangyan xuehui *Zhongguo fangyan xuebao* bianweihui 編, 《中國方言學報》*Zhongguo fangyan xuebao* 第 1 期,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6, 頁 107-121。
- 蔡維天 Wei-tien Dylan Tsai, 〈談漢語模態詞的分布與詮釋之對應關係〉“Tan Hanyu motaici de fenbu yu quanshi zhi duiying guanxi”,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3, 北京 Beijing: 2010, 頁 208-221、287。
- Huang, C.-T. James, Y.-H. Audrey Li, and Li Yafei.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doi: 10.1017/CBO9781139166935
- Tsai, Wei-tien Dylan. “On the Topography of Chinese Modals,” in Ur Shlonsky (ed.), *Beyond Functional Sequ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75-294.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0210588.003.0015
- Tsai, Wei-tien Dylan and Wu Chun-ming. “Conjunctive Reduction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Mayrinax Atayal and Southern Paiwan,” *Oceanic Linguistics*, 51.1, 2012, pp. 160-181. doi: 10.1353/ol.2012.0005
- Wei Ting-chi. “Fragment Ques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Topic Movement and Pied-Piping,”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2, 2018, pp. 266-305. doi: 10.1075/lali.00010.wei

